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易述卷十一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沈世玟

讀易述卷十一

明　潘士藻　撰

繫辭上傳

草廬吳氏曰繫者謂如綴繫於物辭者易書之言也文王所作之辭繫於各卦之下謂之彖周公所作之辭繫於各畫之下謂之爻夫子述此篇以釋文王周公繫彖辭爻辭之意故曰繫辭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

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金貴亨曰此章言伏羲作易之本原與君子學易之要道也蓋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者易之道也易未作而已形於天地之間雷霆風雨日月寒暑男女者天地之道也易既作而悉具於卦爻之中可見易道本乎天地自然之理而非有所安排造作也易道盡於乾坤乾坤盡於易簡乾道易故易知坤道簡故

易從知與從以君子學易言非謂他人知我從我也既易知自不能離故有親言與道相親也既易從自日加益故有功不離道則德自久日加益則業自大君子體易之實功也

述曰彖言天尊地卑何以定乾坤大卜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别皆六十四然連山首艮歸藏首坤惟周易先乾後坤因於天地尊卑之分也鉤深圖曰自一至十天尊於上地卑於下祇以異耳卑何以先高

史氏曰卦畫自下之序也易道貴陽而賤陰動靜何以斷剛柔剛非不靜其常在動柔非不動其常在靜斷者虞翻云分也置陰陽言剛柔俞氏琰曰質可見氣不可見也龔氏曰坎在北震在東西北則乾東北則艮皆陽也離在南兌在西東南則巽西南則坤皆陰也各以其所居之方此之謂類聚陽物也而與陽為羣陰物也而與陰為羣各以其所名之物此之謂羣分方其各止於一而不相與則無失無得貞而已

矣或類聚或羣分則得失隨之此吉凶所以因動而生以為得失之報也方曰事情所向物曰事物善惡以言乎陰陽實體則朱先生未若龔氏之切乎在天成象按虞翻説曰震象出庚兊象見丁乾象盈甲巽象伏辛艮象消丙坤象喪乙坎象流戊離象就已於文日月為易虞翻説當是輔嗣注以為況日月星辰非也在地成形震竹巽木坎水離火艮山兊澤乾金坤土也物極謂之變變然後成象物生謂之化化然

後成形變化見則天地之妙用顯矣

項氏曰此章論伏羲作易本於天地自然之易邵子所謂畫前原有易也是故觀乎二儀之判而奇偶之畫已定觀乎卑高之勢而三極之位已陳觀乎動静之理而七八九六之性已斷觀乎氣類之分合而比應攻取之情已生觀乎法象之著陳而飛伏變互之體已見朱子發曰乾坤貴賤兩者聖人觀天地而畫卦剛柔吉凶變化三者聖人觀萬物而生爻

彭山曰尊者能主于上之意卑者能屈於下之意定者一定而不易也尊卑以道言乾坤以德言尊非健不能卑非順不能尊者不能自尊卑者不能自卑則乾坤毁矣不可以為定

胡氏曰天地卑高既定則人事萬物之情皆在其中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各有貴賤高卑之位是以君臣父子夫婦長幼定矣

朱氏曰動而不屈者剛也静而不變者柔也動静有

常則乾剛坤柔其德斷而无疑矣

彭山曰動静者乾坤起伏之勢也動顯於外而静中亦有動此動之有常也静藏於内而動中亦有静此静之有常也乾本剛德剛則常動坤本柔德柔則常静動而无常則易衰不得為剛静而无常則易躁不得為柔惟常則一剛一柔斷然不相雜乃為不已之德剛而不已所以為健柔而不已所以為順此言乾坤之德不過一剛一柔之斷而已

胡瑗曰以人事言之君以剛徳居上為動出令而臣行之臣以柔道居下為静納善而君聽之君臣動静既有常理則剛柔常分可以斷矣此經綸天地之徳亦兼總萬物之動静也

韓康伯曰方有類物有羣則有同有異有聚有分也順其所同則吉乖其所趣則凶故吉凶生矣

蘇氏曰方本異也而以類故聚此同之生於異也物羣則其勢不得不分此異之生於同也有成而後有

毀有靡而後有興是以知吉凶之生於相形也
天地一物也陰陽一氣也或為象或為形所在之不同故在云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華發於上者也形者象之體質留於下者也人見其上下真以為兩矣豈知其未嘗不一耶由是觀之世之所謂變化者未嘗不出於一而兩於所在也自兩以往有不可勝計者矣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之始也
張氏曰成象成形須得變化意思假若日月无往來

星辰无顯晦山川无聳伏潮汐人物无老壯榮枯則滯而不通造化亦幾乎息矣故日月星辰山川動植之屬者天之象地之形也其往來顯晦聳伏潮汐老壯榮枯之屬相推而不窮者象形之所以成也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述曰象言是故接上以起下之辭剛柔謂爻畫奇偶也馬融云摩切也盪除也剛摩柔為震坎艮柔摩剛

為巽離兊震飛謂剛柔相摩則八卦相盪者是也其言二摩四四摩八八盪六十四揆之上下起接不屬矣然則八卦之盪奈何胡瑗言若十一月一陽生則推去一陰五月一陰生則推去一陽頗為近之然盪陰入陽盪陽入陰京房義精矣此言夫天道卦象之流行非以畫卦也録其事故下遂以雷電風雨繼之雷震電離風巽雨坎𡦟幼清曰羲皇卦圖左起震而次以離鼓以雷霆右起巽而次以坎潤以風雨也運

行寒暑五經通義云日在牽牛則寒在東井則暑幼清曰艮山在西北嚴凝之方為寒兌澤在東南為暑在離次以兌者日之運行而為暑在坎次以艮者月之運行為寒也

王註相切摩言陰陽之交感相推盪言運化之推移紀聞曰摩是八卦以前事盪是有那八卦了團旋推盪那六十四卦出來漢書所謂盪軍是團轉去殺他磨轉他底意思前以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言是

對待之隂陽交易之體也後以摩盪鼓潤運行言是流行之隂陽交易之用也

章氏曰隂陽剛柔相摩相盪絪緼變化生生不窮天地人一也日月往來一寒一暑一嵗十二月一日十二時莫不然乎

質卿曰看來天地原只一乾坤乾坤原只一變化此造化自然已成之易也故易之始作也只是一剛柔而已有剛柔也不能不相摩相摩而斯有八卦有八

卦也不能不相盪相盪而斯有六十四卦剛柔者乾坤之異名摩盪者變化之妙用易何嘗外於乾坤哉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述曰彖言乾交坤而震坎艮得乾道成男坤交乾而巽離兑得坤道成女乾男為父者以其始物之氣坤女為母者以其成物之質易象數鉤深圖曰一陽生於子而乾位在西北居子之前故曰知大始一隂生於午而坤位在西南作於申成於酉故曰作成物皇極

通變以為乾位在亥知大始坤位在未作成物文王後天之用二說相通也

彭山曰乾坤者天地生物之大德而人得之以生者同此德也乃以男屬乾道女屬坤道者蓋自陽之生而言則生於陰也陽在陰中勢必發揚故得乾初爻為長男得乾中爻為中男得乾三爻為少男自陰之生而言則生於陽也陰在陽中勢必退縮故得坤初爻為長女得坤中爻為中女得坤三爻為少女男女

雖同禀陰陽之氣而主於陽者必健主於陰者必順其勢各有所重焉乾坤之道生物之理也以乾坤之道而成男女則男女之性本乎健順之德也與凡物得形氣之偏者不同物性不可以語健順故男女以人言也此結上文以起下文見乾坤乃人固有之理而德業之所由成也

朱氏曰六子致用萬物化生不越乎乾坤震坎艮之為三男得乾之道也巽離兊之為三女得坤之道也

聖人用之天下合乾坤也父子君臣乾坤也夫婦震巽坎離艮兊也長幼其序也朋同類也友異體也五者乾坤而已矣

胡氏曰萬物始於无形乾能知之時下降而生之坤則能承陽之氣以作成萬物之形狀也詁言曰知猶主也作者發動鼓舞之意始始其氣也成成其質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

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述曰諸卦受畫於雷風山澤水火諸卦之畫无一非雷風山澤水火雷風山澤水火无一畫非乾坤乾本氣之自然故易坤因乾之自然故簡易簡者无為之別名惟其易故易知易知者自為主也惟其簡故易從易從者順乾行也曰有親曰可久只是一箇易知之妙曰有功曰可大只是一個易從之妙天下事不

可一毫着意亦不可一毫着力易則不着一意所知者皆人可與知簡則不着纖毫之力所能者皆人可與能或以朱義心明白而人易知事要約而人易從是説向外去非也此合内外之道韓注順萬物之情故曰有親通天下之志故曰有功親親切也功功效也親切乎中自亹亹而不息故可久功同乎人自積漸而日益故可大賢人言其德業過人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張邦奇曰所謂天下之理者何也高者卑

者動者靜者類聚者羣分者成象成形者莫不由於易簡而各得順其分位也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其中云者承乾坤之謂應天尊地卑而言也夫天一形也地一形也人不啻千萬其形也私其形者其形幾何故不足以當三才之一不足以當三才之一者謂其不才也

象言可久可大與盛德大業无異也而稱賢人者項氏曰明乾坤之德業人皆可充而至吳幼清指爲賢

人別曰易簡理得者聖人也殆不然乎湛子曰理一而已易簡非二體久大非二功德業非二事蘇氏所謂隱顯之別也此乾坤之辯也不可不知也

淮海曰天尊地卑以下其易之定體乎剛柔相摩以下其易之運用乎皆自然也定體自然便是以不動為運用即先天也運用自然便是以運用為不動即後天也先天後天一也自然者易簡之謂也天地所以為天地人所以為人其理易簡而已賢人可久可

大是得此易簡即可作聖人也聖人之成位乎中是
得此易簡即可參天地也所以中庸提出率性二字
惟率性則易簡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述曰聖人設卦謂伏羲也始作八卦重為六十四卦
矣八卦以象告不言而見吉凶觀象繫辭謂文王也
觀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繫之彖辭又繫之
爻辭以明吉凶因得明吉因失明凶也剛柔爻之九

六也九陽六陰迭相推盪剛推柔生變柔推剛生化卦象之有吉凶悔吝皆本於此易乾鑿度曰陰陽有盛衰人道有得失聖人因其象隨其變為之設卦方盛則託吉將衰則寄凶陰陽不正皆為失位其應實而有之皆實義善雖微細必見吉端惡雖纖芥必有悔吝所以極天地之變明王事也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

也

述曰象旨易言吉凶在人為得失之象易言悔吝在人為憂虞之象虞與憂對當讀如騶虞之虞謂樂也柔變為剛進之象剛化為柔退之象剛進柔退明晝象柔進剛退晦夜象盖卦爻剛柔相推以成變化而變化將来又成剛柔猶是晝夜相繼焉其柔之變復為剛者猶晝之仍繼乎夜也剛之復為柔者猶夜之仍繼乎晝也

蘇氏曰夫剛柔相推而變化生變化生而吉凶之理无定不知變化而一之以為无定而兩之此二者皆過也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一不可執知其未嘗不一而莫之執則幾矣是以聖人既明吉凶悔吝之象又明剛柔變化本出於一而相摩相盪至於无窮之理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象者以是觀之之謂也夫出於一而至於无窮人之觀之以為有无窮之異也聖人觀之則以為進退晝夜之

間耳見其今之進也而以為非向之退者可乎見其今之明也而以為非向之晦者可乎聖人以進退觀變化以晝夜觀剛柔二觀立无往而不一也

六爻之動動即變化也陸績曰天有陰陽二氣地有剛柔二性人有仁義二行六爻之動法乎此此三才極至之道也極陸德明訓至韓注兼三才之道故能見吉凶成變化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

也

述曰易之序謂易中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也爻之辭謂六爻所言之吉凶悔吝居而安各得其所之意也樂以心言玩謂繹之而不厭也君子觀易之序而循是理故安觀爻之辭而達是理故樂

孔疏觀象而知其所處若居乾之初九而安其勿用者居乾之九三而安在乾乾是所居而安者易位之次序也辭有吉凶悔吝見善則思齊其事見惡則懼

而自改所以愛樂而耽玩也卦爻皆有辭但爻有變
化取象既多以知得失君子尤所愛樂也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述曰紀聞曰觀象槩觀諸卦爻之象觀變只觀所變卦爻之象耳占以揲而值之將用之以為決斷故謂之占易以變為占于占言變蘇氏曰至於占而君子之慮周矣是以自天祐之

卜子夏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自卜之明也聖人極陰陽之度窮變化之會而得其易是以合於天而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仲虎曰象與變有剛柔變化之殊辭與占有吉凶悔吝之異君子居而學易已窮乎象與辭之理動而用易又適乎變與占之宜動静无非易即无非天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天地間剛柔變化无一時間人在大化中吉凶悔吝无一息停吉一而已凶悔吝三焉

故上之示人以吉凶悔吝者聖人作易之事此獨吉而无凶悔吝者君子學易之功也

項氏曰此章謂讀易之法必自文王之易始故上章論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五事而此章獨自吉凶變化起義者葢有畫之初乾坤貴賤剛柔之迹已著而吉凶變化之象未明有卦然後見易之有變化二端皆文王辭也復以二端析為四類而詳言之吉凶者失得之已定者也其憂虞之初則謂之悔吝變化

者易之用也其所以變化則剛柔二物而已故觀吉凶者必自悔吝始觀變化者必自剛柔始文王觀四者而繫之以辭讀易者亦觀此四者而玩文王之辭則靜居動作无入而不利矣序即爻位居此爻之位則玩此爻之辭以處之然後能隨所遇而安樂之或以序作象樂作變以與下文合似不必爾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吳羔曰首章所謂聖人作易者以畫卦而言前章所

謂聖人作易者以繫辭而言蓋先有卦而後有辭至此章則合卦爻辭而言其通例矣

述曰卦者象也成卦之體上下内外无不備具而彖之辭或舉其一或舉其詳或不言焉而皆足以相明此彖所以言乎其象也爻者九六之數也兩地則二四為六叅天則一三五為九九畫奇六畫偶兼三才而兩之則六畫成卦所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此爻所以言乎其變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述曰爻之所以吉者言乎得若元吉征吉貞吉往吉大吉中吉終吉之類爻之所以凶者言乎失若征凶貞凶終凶見凶有凶之類彭山曰得正言吉心之安處也失正言凶心之不安處也悔者不肯自安於不正心切悔悟此趨吉之路然未至於吉吝者不能自克其不正心竊羞鄙此趨凶之路然未至於凶故曰

小疵小疵者未成失得猶許其改也无咎本亦有過以其善補是過以无咎朱氏曰止於當則其德全全則人以為休而依之過於當則其行缺缺則人以為咎而違之惟其缺而補之然後无咎吉凶悔吝无咎皆舉爻詞以明通例見人心皆安於天理之正而不正者自覺其凶少有不正自不容已於悔且吝此皆反正之幾欲人自得其本心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

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述曰五存者應五言而為文天道貴陽而賤陰陰陽有貴賤之位皆卦爻之所列也陰陽各有貴統御謂之齊陽大陰小陽卦多陰陰卦多陽辭專取主爻陽大陰小語其常分耳當其為卦主則無異也胡氏曰六十四卦皆以陰陽得位失位分吉凶君子必當明辨之比之六二居得其正則其辭曰比之自内貞吉小畜之初九以陽居陽則其辭曰復自道何其咎吉

隨之九四以陽居隂則其辭曰隨有獲貞凶觀之初六以隂居陽則其辭曰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噬嗑之上九以陽居隂則其辭曰何校滅耳凶是吉凶之文皆在所繫之辭君子若辨明吉凶之事觀其辭則可知矣彭山曰憂者危懼之意介者辨別之端善惡所由分之界也當初悔初吝之介而不憂則必至於凶矣震驚動也當其過時惕然驚動此即悔心之萌也能悔則復于無過矣龔氏曰悔則无咎介則无悔

不近於知幾乎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述曰俞琰曰卦以陽爻之大者爲主則其辭平易如復謙之類卦以隂爻之小者爲主則其辭艱險如小畜夬之類各指其所之之者動爻虛齋趙氏曰之變卦也言本爻之辭正指之卦之義朱氏曰詞有易者之於吉也所謂能説諸心詞有險者之於凶也所謂能研諸慮也

質卿曰大之不能不易小之不能不險此理有自然事有必至是之謂之也辭惟各指其所之則趨避者有定準就理者無他岐天下後世知有大道而不可欺以邪徑信有易地而不可惑以險途者全在於此

淮海曰君子之居而動也盡善之謂得盡不善之謂失小不善之謂疵不明乎善而誤入於不善之謂過盡善而得則吉盡不善而失則凶覺其小不善欲改而不及則有悔不覺其小不善猶可以改或不及改

或不肯改則為吝當悔吝之萌不以小疵自恕以求補過則為无咎言積疵則為失積過則為疵積疵則為凶積補過則為无咎積无咎則為得積得則為吉此其一念之微而其著甚遠君子之所以貴慎獨與孟子曰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孟子之所謂間即大易此章之所謂介紘天地在此盡人物在此淪夷狄在此入禽獸在此可危也哉可懼也哉所以學易之道全在憂悔吝者存乎介一句君子

有終身之憂其此悔吝之介乎

項氏曰自彖者言乎象至无咎善補過皆解繫辭之文自列貴賤者存乎位至各指其所之皆讀繫辭之法也彖辭所言之象即下文所謂卦也爻辭所言之變即下文所謂位也吉凶悔吝无咎皆辭也獨吉凶言存乎辭者悔吝可以介而免无咎可以悔而致必有憂震之心者然後能用力於其微焉至於吉凶則得失之大者讀其辭皆可辨也是故貴賤以位言小

大以材言卦各有主主各有材聖人隨材之小大時之難易而命之辭使人知所適從也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述曰此直賛先天之易也先天之易有卦畫而无言无言而无所不貫无所不在精示意見而不可以形迹貌象窺測者人全具之人不得而執之故言易與天地準朱氏曰乾準天坤準地九準陽六準陰與之平等无低昂輕重之間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象言彌

以反本言如弓既張而彌之愈反愈合綸以致用言如絲既分而綸之漸合漸大也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述曰彖言此皆聖人用易彌綸之事以者用易也故幽明始終鬼神皆就易卦畫言之卦畫內外上下有天道焉有地道焉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故

知幽明之故荀爽曰謂陰升之陽則成天之文也陽降之陰則成地之理也幽謂天上地下之不可得覩者也明謂天地間萬物陳列著於耳目者也卦畫一變為始六變為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荀爽曰陰陽交合物之始也陰陽分離物之終也合則生離則死卦畫陽奇陰偶物也精氣聚焉用九用六變也遊魂運焉張子曰精氣自無而有故顯而為用遊魂自有而無故隐而為變李氏曰物鬼也變神也鬼常

與體魄俱故謂之物神無適而不知故曰變章氏曰

鬼神之情不可窺鬼神之狀不可見何從而知之精

氣為物物則有象有象則終壞而為鬼遊魂為變變

則無方無方則不測而為神是鬼神之情狀不於精

氣遊魂而知之乎

朱氏曰天氣也而成文地形也而有理形散為氣明

而微也氣聚成形幽而顯也仰觀乎天凡地之成形

者莫不有是文俯察乎地凡天之成象者莫不具是

理故分而為二揲之以四生二儀四象八卦成三百八十四爻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皆原於太極知此則知幽明之故也

象吉原始反終依鄭虞本當讀原始及終若曰推原其始則知未來反㨨其終則知已往又或以為於其終而反求其始則固已費辭矣朱子發曰一變者卦之始也謂之一世六變者卦之終也謂之遊魂七變而反者卦體復也謂之歸魂始者生也終者死也反

則死而復生故知此則知死生之說其以初上為始終而始終終為生死是也其指六爻之變而謂遊魂歸魂者非也

章氏曰精氣即遊魂之所凝聚遊魂即精氣之所運用自其可見聞者謂之物自其不可執着者謂之變魂之於物也直寄焉耳精氣遊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惟精氣全而遊魂定則發揚昭著雷動風散鬼神之變化其非我也聖人只教人從自家身中認取

精氣遊魂具而為人故曰人者陰陽之變鬼神之會

精氣為物形之謂也遊魂為變神之謂也形有生滅

神止往來耳於此了徹修身以俟不以夭壽貳其心

斯命自我立矣

精氣為物坤之道也遊魂為變乾之道也魂升魄降

人死則然其生如之何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述曰幽明隂陽之顯晦死生隂陽之消息鬼神隂陽之聚散而皆盡之於易可見易之道即天地之道也天地一隂一陽以成變化而易與之相似故其故其說其情狀自莫之能違也朱氏曰萬物者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故曰知周萬物天下者萬物之會知周萬物乾知太始也道濟天下坤作成物也易無物不知是知周於萬物天下皆養是道濟天下故不過者所為皆得其宜無有愆過使物

失所也九家易以旁行周合六十四卦即卦之反對反復為用正見其應變旁行未嘗遯流而不返使人明天道之常數知性命之始終任自然之理故不憂不憂者自得於已也安土敦仁萬物之情也易順物之情使各得其所敦厚於仁故能愛養萬物胡氏所謂物既遂性則父子兄弟親踈且遞相親睦而敦仁愛之心是已不然雖欲愛之不能也

心無一毫繫累謂之樂常人多憂因不能樂天不能

樂天因不能知命而不免有憂易理旁行不流即幽明死生鬼神屈伸代謝於天地萬物之中者何莫非命知命則一身之生死得喪同於屈信代謝何憂之有非樂天何能安土安土者隨寓而安心無係累如是方能敦仁方能愛愛者天地生物之心所謂仁也不能安土必擇自安之地則惟知有已不知有人何以能愛堯舜之得位孔顏之不遇其敦仁一也其能愛一也其知天知命一也

彖旨旁猶旁燭之旁非避礙之意不流依京房本作不留朱子發曰易之用者近是矣朱義行權守正非本旨也易旁行不流故玩辭者變通天道以知天命亦周物不憂似天也樂天依虞翻作變天安居易彖是爲安土安土則心存理得故亦道濟天下似地也變知天命則智迹泯安土敦仁則生意發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述曰天地之化滔滔不窮如一爐金汁鎔化不息易為之鑄瀉成器使入模範匡郭而不過乎中也曲成者順萬物之理而成之非一方也易與物變化明中正之道隨其大小廣狹長短方圓無不各成就此物之理无有遺漏而不成者天地萬物皆以易言之晝夜者剛柔之象剛或化柔柔或變剛陰中有陽陽中有陰貫通為一是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不為變化之所亂而可以知範圍曲成之道也荀爽曰晝者

謂乾夜者坤也通於乾坤之道則无不知矣自此以上皆神之所為也神則陰陽不測而易則惟變所適不可以一方一體求此易之與天地準而能彌綸天地之道也知此者其乾知大始之知乎非乾知大始之知不足以知先天之易之妙

範者形之所自出圍者數之所能周天地之化有形數故可得範圍相成也而開物相克也而成務麗於形制於數而未始有窮也无以範圍之則天有愆陽

地有伏陰五行之氣拂鬱而失其性其發也有不得其平而甚至於過易將天地之化如用範來範成各就圜裏都没過遮攔故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龔氏曰範者形之使有體圍者制之使有方春則生夏則長秋則斂冬則藏一寒一暑終則復始天地之化也使之各因其時而成功此之謂範至於寒不陵暑暑不奪寒陰不至於太肅陽不至於太温而萬物各得沖氣以生此之謂圍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是

皆中節也

鄭氏曰易也天地也聖人也合則同離則異天下之萬物出入生死之不齊而不可為量數由其道得其宜極其高大莫不安其性命之情而致曲以成之易而已蓋帝之於萬物所以出齊相見與夫役說戰勞而遂至於成也豈一理而足哉此之謂曲成萬物而不遺也

龔氏曰流行於天地之閒者無不受命於陰陽而從

役於晝夜其微有消息其著有盈虛其分有幽明其數有死生隨流轉徙未嘗知其為晝夜也故成然止冥然行惟晝夜之所驅耳通乎晝夜之道者則異乎此雖與之來而有所謂不來雖與之往而有所謂不往故其體為神其用為易

彖旨神者何易之道也隨物而在故無方也何以為易理之變化也易何以無體變化故無體也葉少藴謂凡易見於有為者皆言用用之者體而易不以體

對用故別而論之曰无體

淮海曰知幽明知死生知鬼神知萬物知命知晝夜如此乎言知之詳也總之只是知易耳幽明即死生死生即鬼神鬼神即萬物萬物即命命即晝夜曰故曰說曰情狀曰道曰化皆易也此知放而彌六合卷而藏於密吾心不慮而知之知是也若一入於慮便不神便不易便不能放不能卷便入聞見便落見解非德性本然之知矣德性本然之知乃同於天地萬

物而能生乎天地萬物者故大學之道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物合天地萬物而為一體是為格物妙天地萬物一體之道而通於知是為致知致知則得易易者心也故曰神無方而易無體心之不測便是神心之生生便是易非致知其何以哉故知致則理窮則性盡則命至

項氏曰自仰以觀於天文至故知鬼神之情狀故者以事言也說者以理言也情狀者以象言也易有象

有理有事知斯三者而易之藴盡矣昔者伏羲之始作也仰觀於天見陰陽之象俯察於地見剛柔之形於是制為奇偶之畫以準其象使萬物之情皆以類而從而天文地理遂與人事物情相通而為一而幽明之故可得而知矣原畫之所由始二分四揲之變皆起於至一无朕之中要畫之所以終三變六扐之餘復歸於至一无朕之始而死生之說可得而知矣氣聚而為物奇偶之畫所以為有象魂遊而為變九

六之化所以為无迹而鬼神之情狀可得而知矣此三知者言易之所知與天地準也下四故者言易之所能與天地準也範圍天地三言以見其彌綸天地之道也蓋易有奇偶二畫所以𠥁括天地之變化而天地不能越其外所以曲成萬物之終始而无一物之或遺通幽明死生鬼神之道而知无所不至是故天地之神无陰陽之定方而易奇偶之變亦與之周流而无定體此所謂易與天地準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

述曰易以道陰陽天地人物萬般不同其實不越陰陽兩端陰陽原不相判渾合而成不偏不雜此一元太和之氣自於穆自无妄自中正純粹精自生生不息乃所謂道也

彭山曰一陰一陽者陽明陰晦陽主陰從陽隨時變通无所偏倚之謂也陰極而不變則滯於陰陽極而不變則滯於陽皆著物而入於器矣惟其變通

不滯則主之者陽從之者隂剛柔適得其中而无太過不及然後為道故道以形而上言非以隂陽為兩物而道在其中也象山陸氏曰一隂一陽已是形而上者莊渠魏氏謂一偏者不足以為道得之矣

形而上者謂之道指虛明者而言陽也形而下者謂之器指成形者而言隂也此隂陽之大分也隂用事則隂陽不交而為否陽用事則隂陽交而為泰故道也者隂陽之交也易曰一隂一陽之謂道蓋謂此也

陰陽合德則為道陰陽合德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偏於陽則陰隨陽而散漫偏於陰則陽隨陰而沉淪此則墮於氣矣象山曰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謂其不偏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述曰繼之者善天命之本然乎成之者性人之得於天命自然乎繼者陰陽相續貞又為元比太和渾淪

之體所謂善也成者隂陽化生成男成女此秉彛各足之真所謂性也善者性之原性者善之實善性皆天理中閒雖有剛柔善惡中偏之不同而天命之本然无不同知繼善成性之本體則工夫始與天命合一始能得性之至善而不滯於意見之偏此君子之道也不能見此全體未免失其中正落於偏倚故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或偏於陽或偏於隂仁與知遂分而為二至於百姓則由乎隂陽之道

而不知一隂一陽之道皆離道也故曰君子之道鮮矣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徳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徳

述曰君子之道一隂一陽之道也在天地為元在萬物為含生之仁造化以貞復而肇生物理以歸根而反生顯諸仁也一隂一陽妙合而凝也然而莫測其出機焉莫測其入機焉藏諸用也一隂一陽機緘不

露也仁即生理之根柢而於是乎顯所以綿綿而不絶用即發育之盛大而于是乎藏所以混混而无迹故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道之妙也天地无憂聖人有憂而同此顯仁同此藏用盛德大業至矣哉如天施焉如地生焉无不有也我不自以為有而覆載生成皆其所該是富有也所過化焉所存神焉如天地之運而无息故者不留積盈而來者不匱也是日新也

仁言顯即用是體用言藏即體是用發明道之體用一原顯微无間總是一陰一陽之妙蓋顯即陽之動而主宰乎陰者曰顯諸仁則全體呈露而不落聲臭藏即陰之靜而附麗于陽者曰藏諸用則大用顯行而无所作為顯而藏藏而顯不可以意見見不可以耳目知此所以仁者知者滯于偏而不得其全不著不察之民由其道而不知而聖人之盛德大業與天地鼓物而不憂者同也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述曰聖人盛德大業本易道而成故推言以盡其意生生者生而又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隨時變通此易理也自其生生之成象謂之乾自其生生之效法謂之坤象謂理先見而未成形者以其健而主陰故曰乾效呈也謂法乾制用而成形者以其順而從陽故曰坤數蓍數也變卦變也物莫逃乎數故極數可

以知來物事行事也即所占卦變而通之也極數知來所以通事變也占之於心而通之於事則乾坤之理與時偕行而不滯於迹此隂陽之不可測也故謂之神上章言易无體此言生生之謂易惟其生生所以无體上章言神无方此言隂陽不測之謂神惟其不測所以无方

象旨言隂陽得中者為道也今夫聖人之明民示諸有而儒者之高論乃欲引而淪諸无大傳云一隂一

陽謂道矣今乃復云陰陽氣也其理則謂之道然則陰陽不足謂道乎易稱乾道稱坤道又稱乾陽物坤陰物以明陰陽即道道者所由之路陰陽即羣有之所由出入也今云然者豈非其誤解形下之器哉古老曰偏陰偏陽之謂疾此豈獨命家之説也陳氏新話云道在陰而陰得其一在陽而陽得其一當别説如仁知所見也

象旨此明陰陽謂道之義繼指流行言萬物資始繼

貞以元元為善長故曰繼善屬一陽之分貞而成終物各有則故曰成性屬一陰之分北溪陳氏曰繼成字與陰陽字應善性字與道字應繼善者即性善意猶言吉之先見為良心之本體成性者即性相近意蓋有累於氣之不中正者矣

仁知即性之成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仁知皆得其偏耳見之之謂道也隨其所見而目為全體不能盡知其性之所有者而全之也繼善成性以造化之

流行分陰陽仁陽知陰以在人之禀受分陰陽

上章説聖人之仁知知與仁合而為一此説知者仁者仁與知分而為二道无陰陽本自无滯仁者之見滯于陽而不知有陰知者之見滯于陰而不知有陽百姓由乎陰陽之道而不知君子一陰一陽之道也不知其性者為百姓知之而入於意見者為仁知之偏以皆落於成性之後而未覩乎繼善之初也

蘇氏曰屬目於无形者或見其意之所存故仁者以

道為仁意存乎仁也知者以道為知意存乎知也賢者存意而妄見愚者日用而不知是以君子之道成之以性者鮮矣

淮海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聖人之見即仁知之見但聖人不落於仁之見知之見仁知者即落於仁之見知之見百姓日用而不知百姓之日用即聖人之日用但聖人知此日用百姓不知此日用日用即人情物理也人情物理易理也除却人

情物理何者為日用克己復禮之學全在視聽言動上做發育峻極之體全在三千三百上見曰知曰見知此合一見此合一之易理耳其知也无所知无所知則无所不知故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其見也无所見无所見則无所不見故曰望道而未之見

龔氏曰仁者體也道以之顯用者知也道以之藏言顯則知用之為知言藏則知仁之為體至於鼔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則寂然不動之時也聖人有思有為

者也故吉凶與民同患道則无思无為故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朱氏曰聖人有相之道不以其所可憂者而同乎无憂以謂配天地立人道者存乎已易之道是已則聖人盛徳大業豈不至矣哉象言富有者冐天下之道開物成務顯仁也日新者惟變所適根本盛大藏用也蘇氏曰我未甞有即物而有故富如使已有則其富有畛矣富有者未甞有日新者未甞新吾心一也

新者物耳
象言此以易之陰陽言生生者生陰生陽也應一陰
一陽謂道之意一陽生而成象之謂乾一陰生而效
法之謂坤效法者依成象而代有終也成象特為朕
兆耳應繼善成性之意以其生于未始有象之先純
乎健而為主故曰乾以其生于既始有象之後純乎
順而從陽故曰坤蘇氏曰言易之道至乾而始有象
至坤而始有可見之法也紀聞曰象言成則法已具

而未定法言效則道盡見而无隱效呈效也出諸幽隱以示人也法者未然而已然千古當然不易之定體也張忠定曰事未判時屬陽已判後屬陰未判生殺輕重在我已判更不可易

有象有法則數行矣易逆數也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則有以極其數道无數也故未嘗有窮物有數也故可極焉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蓍之用四十有九而卦止于六十四則數為可極故

也數爲可極則來物爲可知此占事也故曰極數知來之謂占

象旨占者窮過扐之數遂知來物事則貫十有八變因變以成務矣吳幼清曰數者變之巳成變者數之未定朱氏曰窮則變變則有術以通之此之謂事

象旨蓍初揲卦猶未成或陰或陽不爲典要矧可度思故曰神此言乎陰陽之道用于蓍數也在天在人謂之道在易在占謂之神龔氏曰初言道以一陰一

陽為宗中言易以乾坤為序末言神以陰陽不測為妙則易果道陰陽而為理氣之別者亦太刻畫矣業德易乾坤占事神是一陰一陽之道隨所在而得名者非二理也

金貴亨曰此章以天道明易道也日新之謂盛德以上言天道生生之謂易以下言易道生生之謂易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也以太極言也成象之謂乾即繼之者善也效法之謂坤即成之者性也以兩儀言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易之大業顯諸仁者
也陰陽不測之謂神易之盛德藏諸用者也
一陰一陽猶言一出一入明奇偶之迭用也陰陽者
氣也陰陽迭用者道也道之所生无不善者元也萬
物之所同出也善之所成各一其性者貞也萬物之
所各正者也成之者性猶孟子言人之性犬之性牛
之性草木言性熱性寒也仁者見其始於一而以為
仁智者見其終於萬而以為智木石飛走愚夫愚婦

皆在其中而不知其所以然者是三者之見愚智雖不同而皆未足以言易也自易之顯者觀之有法象之著明則道之一陽也謂之仁可也自易之藏者觀之无方體之可測則道之一陰也謂之智可也一顯一藏鼓動萬物而不已則仁與智又皆屬于陽枯韭蠹策藏顯俱出于无心則仁與知又皆屬于陰惟其神妙如此不可形容故賛之曰盛德大業至矣哉以言其德則變化日出而不窮此陽之顯也以言其業

則天地之間備矣此陰之藏也合而言之顯藏藏顯如循環之无端則易之一辭足以兼之矣觀其畫一奇以開萬象則奇也者誠天下之至健德之所以能日新也及其配一偶以成萬形則偶也者誠天下之至順業之所以富有也極奇偶之數至于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見天下之賾則謂之占即奇之象也通奇偶之變至于千五百三十六卦以效天下之動則謂之事即偶之法也究而言之或顯或藏莫知其方

則神之一辭足以賛之矣此即上章神无方易无體之意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述曰此章賛易理廣大則通上下矣以言乎遠者變動也所謂推而行之存乎通不禦者所謂通也以言乎邇不變者也静則能動正則能一天下之動以言乎天地之間則乾坤合德剛柔有體變與不變互相

推移而萬物備矣

彭山曰无不含容謂之廣无不完具謂之大言易道如地之廣如天之大无有窮盡不可得而禦也邇指人心言正者貞也静虚中所含之理平正无所偏倚之名也言易道雖廣大而皆具于吾心天地之間即廣大之道也備即具也具于吾心静正之外无道矣

夫乾其静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述曰易之廣大出於乾坤二卦乾坤各有動静于其四德見之静體而動用静别而動交専謂専一直謂直遂翕謂合而氣之専者藏于此闢謂開而氣之直者出於此俞氏曰乾晝奇而實不變則其静也専變則其動也直直者坤之德而乾合之坤晝偶而虚不變則其静也翕變則其動也闢闢乃乾之德而坤合之是已

彭山曰乾静専坤静翕譬如人之在家乾則端居於

內而坤則為之闔戶乾動直坤動闢譬如人之出外乾則遂意直行而坤則為之闢戶此皆乾為主而坤從之之義也大者自內而達于外廣者自外而包乎內此皆以動而為用者言然必以靜為之體靜而動動而貞也蓋遠之具於邇者程子所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是也

韓康伯曰乾統天首萬物為變化之元通乎形外者也坤則順以成陽功盡於已用止乎形者也故乾以

專直言乎其材坤以翕闢言乎其形對則乾為物始坤為物生散則始亦為生故總為生也

藴氏曰至剛之德果至柔之德深絶意于動專也不可復回直也斂之无餘翕也發之必盡闢也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隂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述曰彭山曰天地本上文乾坤而言義時宜也隂陽進退隨時合宜言其明不息也故以配於日月易簡

聖人自然之善无所作為者也至德謂天地之德至極而无以加也此因廣大而推言之廣大該乎變通變通該乎陰陽之義陰陽之義該乎易簡之善易簡之善所以為廣大之本也善至于配至德則易道盡矣故賛之曰易其至矣

象言廣大配天地坤廣乾大也變通配四時虞翻曰變通趨時謂十二月消息盖乾坤之變也陰陽配日月者荀爽曰乾舍于離配日而居坤舍于坎配月而

居深居馮氏止以徤臨明之湛子因曰陰陽交迭升降合日月往來代明恐與變通義複也

蘇氏曰天地得其廣大四時得其變通日月得其陰陽之義至德得其易簡之善明乾坤非專以為天地也

項氏曰夫易廣矣大矣此一章之總目也遠而不禦即直與闢也靜而正即專與翕也天地之間備矣即大生廣生也易之為道一與兩而已乾即一也靜而

守一則其氣專而无不閉動而用一則其行直而无不開此乾所以為萬物之父坤即兩也兩閉者為翕言與乾俱閉也兩開者為闢言與乾俱開也此坤所以為萬物之母大者无不統也廣者无不承也自廣大而至易簡其言之序自博而趨約也易之所以廣大者以其能變通也所以變通者陰陽二物而已所以為陰陽者至易至簡也陽者一之而已豈非天下之至易乎陰者兩之而已豈非天下之至簡乎天地

之間至大者天地至變者四時至精者日月至善者至德易之書具此四者豈不謂之備乎其占也无有遠邇幽深遂知來物此所謂不禦也其未占也寂然不動无思无為此所謂静而正也其形則静其徳則正静者坤之翕也正者乾之專也

淮海曰易之廣大於遠不禦於邇静正天地之間无所不備見之而其所以廣大者則出於乾坤二卦專與翕所謂静正也直與闢所謂不禦也天地之間无所

不備即大生廣生也惟専而後直惟翕而後闢天地雖廣大其至徳則甚易簡矣人心之静正如乾之専如坤之翕則易簡之善是亦天地而已寂然不動則自専則自翕是所謂静正也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徳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述曰紫溪曰易是易理非易書上章云生生之謂易是理也在天為天道在地為地道在人謂人道聖人

所以為富有之大業日新之盛德者即此生生之理而已非謂用易以為德業也嚴卿曰德是上通乎神明者故曰崇不崇即不能首出庶物業是博及乎生民者故曰廣不廣即不能惼幪乎衆類德之崇只在知上業之廣只在禮上

註疏知以崇為貴禮以卑為用知者通利萬物象天陽无不覆故以崇為貴也禮者卑敬於物象地柔而在下故以卑為用也極知之崇象天高而撫物備理

之用象地廣而載物也易道之大豈有出於其外者

哉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述曰天地易之門戶天地設位六爻上下升降而易

行乎其中矣行乎其中者用崇德廣業故也聖人知

禮成於所性綿綿若存一崇一卑渾然天地設位之

體自然觸處皆成道義德之崇崇於此業之廣廣於

此矣易之至在聖人身上於此全見

金賁亨曰知崇禮卑合内外之道者也變化者天地之用道義者知禮之發故天地設位而易行成性存存而道義出成性存存發前倚衡之見也

薛敬軒曰成性即天地存存即設位道義之門即易行乎其中天之生生不已理之生生不已也

知崇是知識要超邁禮卑是須切實處行若知不高則識見淺陋若履不切則所行不實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是法地識見高於上所行實於下中間乃

生生而不窮故說易行乎其中自知禮之見諸人者
為道自知禮之措諸用者為義有天地之道而後易
行有知禮之門而後道義出三極之道一而二二而
一者也
知之所以知者本於乾之易知禮之所以能者本於
坤之簡能易知如乾故知崇如天簡能如坤故禮卑
如地禮即理也以禮言則有據約禮崇禮復禮此之
謂也

贋卿曰一物當前纔動念便如陰雲之障天知便不崇於德分上便減却分數闕事到手少不停當便如脚跟之不着地事便不成就禮條理也極細密極卑下如親親尊賢之等殺皆是禮所生何其穩當聖人禮之卑其卑如此

聖人體易於身知窮萬物之原則乾之始萬物也禮循萬物之則踐而行之則坤之成萬物也有天地之位則有陰陽之變行乎其中人有此性則有知禮之

德存乎其中但患人不能存之耳茍能存其所存則道義皆自是而出矣門言其出也道者義之體智之所知也義者道之用禮之所行也成性猶設位也有此位則謂之設位有此性則謂之成性即上文成之者性也至存存上一存字方言人為之功

讀易述卷十一